

歷史空間

紅樓夢人物雜談：賈母知趣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用了相當多的筆墨，為我們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可親可敬的老夫人形象——賈母。在賈母身上，雖然也有貴夫人常有的養尊處優的富貴氣，但卻少有宗法禮教的陳腐氣，也無頤指氣使的霸氣。她知書達禮，處事開明，談吐風趣，舉止優雅，待人謙和，體恤下情，憐貧惜弱，善待下人，既有貴族氣質，又有菩薩心腸，既知進退之道，又明取捨之理，既有藝術眼光，又會享受生活，是一位很有趣的老太太。

說一個人知趣，似乎是個很一般、很世俗的評價。其實不然，知趣是人生的一大境界，知人生之趣是一大自在。開悟能量不足，修行火候不到，心性未淨，心智未明，心氣未平，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知趣的。世事洞明是知趣的前提，但若精於算計，以至奸狡詭譎，冷酷刻薄，那就與知趣南轅北轍了；人情練達是知趣的要旨，但若精於世故，以至圓滑老到，八面玲瓏，也與知趣背道而馳。真正的知趣是真知趣，且體現在為人處事的一言一行中。

賈母本是金陵世勳侯之女，嫁到賈家後，從重孫媳婦做起，一直熬到了自己有了重孫媳婦，成為賈府舉足輕重的「太上」級人物。「老祖宗」、「老壽星」、「老誥命」、「老太君」、「老菩薩」……聽聽這些稱呼，便可知賈母的身份是何等尊貴，但她卻想得開，放得下，既知老之將至，就不再戀棧權勢，爽性退居二線，樂得清閒自在，安享天倫之樂。除非事關重大，觸犯了家法族規，她才親自出面調停或整治，一應當家理財方面的庶務，都交由二房媳婦王夫人和長孫媳婦王熙鳳她們打理。

賈母不僅年紀最大，輩份最高，地位最尊，經事也最多，是「慣看秋月春風」的過來人，但她懂世故而不弄世故，勢大不凌人，位尊不欺卑，富貴不嫌貧，且寬大嚴上，憐貧惜老。在賈母眼中，萬事歸一理，眾生皆平等，無論男女老幼，主子奴才，都是父母所生，人倫所繫，理當一般看待。賈赦欲娶鴛鴦為妾，賈母堅定地站在奴才一邊，不僅沒有偏向兒子，袒護主子，而且在嚴厲斥責賈赦夫婦的同時，非常決絕地斷了他納鴛鴦為妾

的念頭。面對下人和弱者，賈母脫口而出的是一疊聲的「可憐見的」。從賈母待人接物的一貫品性看，這不單單是一句口頭禪，而是她宅心仁厚的語言表現。正月十五喝酒看戲，賈母體諒到梨香院子弟的辛苦，趁着吃元宵的當兒，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果子元宵等物拿些給他們吃。清虛觀打醮，賈母攜眾人前往觀瞻遊玩。有個剪燭花的童童閃避不及冒犯了鳳姐，遭到打罵呵斥，吵鬧聲驚動了賈母。她問清緣由後，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那道童被帶來後，還拿着蠟剪跪在地上亂戰。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別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通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讓賈珍帶他去，給他些錢買果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

史太君與劉姥姥，一個是繡榻承歡的豪門富婆，一個是土裡刨食的鄉下窮嫗，一個是生來享福的，一個是生來受苦的，不僅身份迥異，貧富懸殊，而且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根本不是一個群類。對這個八竿子打不到的窮親戚，賈母不疏遠，不嫌棄，不歧視，不取笑，而是正眼相看，真誠款待，優禮有加。對於一個貴婦人來說，能有這樣的胸襟和心腸是難能可貴的。儘管八竿子也打不着，賈母仍然稱呼劉姥姥為「老親家」，親切地與她拉家常，熱情介紹府裡人眾，詳細指點各處景物，相攜相擊，惺惺相惜，主動拉近與劉姥姥的距離。平素進大觀園遊玩，賈母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回來了。為讓劉姥姥多看些地方，賈母竟破例陪劉姥姥走遍了大半个園子，以至於被風吹病了。劉姥姥不慎摔了一跤，賈母先是制止眾人哄笑，命人快扶她起來，緊接著關切地問她：「可扭了腰不曾？叫丫頭們捶一捶。」見別人要弄劉姥姥，她還善意地予以勸止。賈母對劉姥姥的關照與善待，幾乎消弭了貧富之間固有的隔膜，給等級森嚴的豪宅大院帶來了一抹溫柔的暖色。

賈母不僅是修身齊家的「能者」，人情世故的「善者」，也是生活藝術的「雅者」。賈母雖然不是主角，但卻是貫穿全書的重要人物。在《紅樓夢》前八十回中，賈母出場的回數就有四十多回，大都與節慶、飲宴、遊樂等活動相關。甚麼叫「錦衣玉食，甘脆肥饘」，甚麼叫「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在賈母那裡演繹的甚為分明。更讓人歎服的，不是她物質享受方面的精緻，而是她精神生活方面的優雅。從鐘鳴鼎食之家的大小姐到詩禮簪纓之族的貴夫人，賈母的文化教養和藝術修為自然沒得說。她對園林佈置、房間陳設、針黹烹調、戲曲鼓詞、酒令燈謎都很精通，而且自有一番獨到的見解。比如，她對軟煙羅做窗紗的品評、藉着水音聽戲的高見、



紅樓夢中有趣的賈母 網上圖片

賞月不能不開筵的妙論以及對才子佳人文學陳腐舊套的批評，都充分反映出她薄、不俗的文化藝術涵養。早在1932年，德國教授奧托華·恩金（Ottowar Enking）在柏林《全德意志報》上撰文說，《紅樓夢》書中描寫的「無疑是一種有教養的生活方式」，這句話用來評價賈母的言談舉止，倒是十分恰當的。

知趣之人熟諳進退之道。賈母喜歡同兒孫輩一起遊玩湊趣，一起宴飲行樂，但她對自己的年齡和身份頗為自覺，參加年輕人舉辦的一些文化活動時，總是興之所至，適可而止，及時抽身告退，以便讓年輕人無拘無束，玩得盡興。與眾人同樂時，賈母總是強調不要拘禮，一應禮數能免盡免，大家越是順其自然，安之若素，她越是高興，甚至說「看着多多的吃吃飯最有趣的。」在《紅樓夢》第五十回中，大觀園諸人在蘆雪庵爭聯即景詩，賈母不期而至，眾人自然要趨奉一番，賈母卻道，你們只管照舊坐下玩笑吃酒，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才好，不然我就走了。這樣的話，她先後說了三遍。

知趣之人大都心態平和。賈母儘管身為女流，卻每臨大事有靜氣，能擔待，善自省。即使面對抄家這樣的劫難，她表現得仍然鎮定自若，應對自如，不無底氣地教訓賈政等人要「享得富貴受得貧窮」。知趣之人還善於自嘲。在《紅樓夢》第三十九回中，劉姥姥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向劉姥姥問了好，接下來便是一番互問健康的對話。賈母說：「嚼得動的我就吃兩口，能睡就睡一覺，悶了時候，就和這些孫子孫女們玩笑一下，也就完了。」劉姥姥陪笑着說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呢。我們盼也盼不來的。」賈母笑呵呵地說道：「什麼福不福的，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敢說自己是「老廢物」的人，其心態自然是相當自信與平和了。

在曹翁筆下，賈母這個人物形象既平易、實在，又活脫、知趣，描述的盡是些日常生活瑣事，但透逸出來的精氣神卻是超凡脫俗的。難怪王崑崙先生曾感慨地說：「讀了《紅樓夢》關於賈母的描寫，才使人忽然發現，原來中國歷代那麼多的史傳和小說，竟找不出幾篇完整美好的老太太傳記。所有的多半是千篇一律的賢母傳，或片斷不全的言行鈔，再不然就是壽序訃文一類的死文學。」

豆棚閒話

馮磊

失敗者的榮譽

看倫敦奧運，最緊張的不是你我這等普通觀眾。來自媒體的報道稱，在56公斤級的決賽中，福建選手吳景彪發揮失常，最終獲得了一枚銀牌。賽後，吳景彪失聲痛哭，邊哭邊吼「有愧於祖國」。至於吳的母親，在兒子決賽的關鍵時刻，搗住眼睛不敢看屏幕上的賽場。

吳景彪沒有拿到金牌，是否有愧於祖國，這話題有待探討。畢竟，這個項目的金牌只有一塊，在強手如林的賽場上，偶爾失誤是難免的。對於個人而言，如果還有機會拚搏，數年後仍然可以再爭取。如果沒有了機會，確實是一種遺憾。但是，因為沒有拿到金牌，就上升到「對不起祖國」的高度，確實有些誇大其詞。

競技運動，比的不僅是體力和技巧，還有人的心態。如果一個選手過於計較，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很難保證正常發揮。不知道，吳景彪的失利，有沒有來自精神壓力方面的因素？

奧運的基本要義是「更高、更快、更強」，但是，支撐這個基本要義的，是「自信、自強、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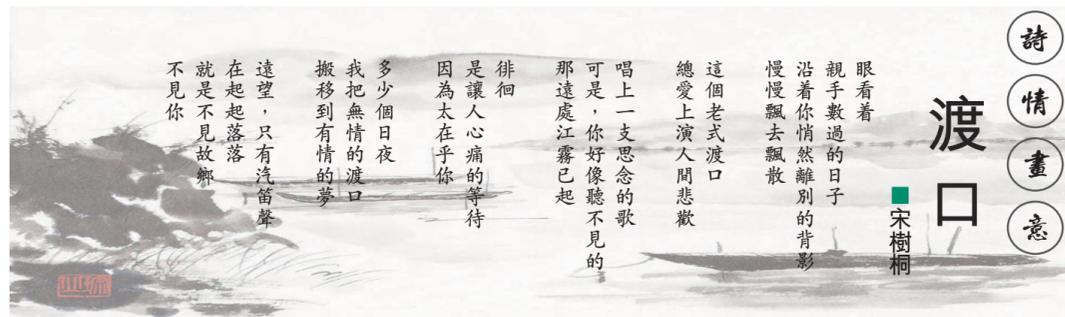
國人於之於體育運動（尤其是奧運、亞運一類的賽事），一直存在着某種誤區。不少人以為，參加運動會的目的就是為國爭光，捨此無他。這種有限娛樂，無限嚴肅的態度，極容易導致參賽者的憂心忡忡和「壓力山大」，搞得體育活動一點趣味都沒有。

1945年9月2日，日本的投降儀式在「密蘇里」號上舉行。上午9點，美軍最高軍事長官麥克阿瑟在投降書上簽字的時候，當着大批媒體人員和軍事將領的面，招呼陸軍少將溫斯特和陸軍中校帕西瓦爾，請他們站在自己的背後，作為勝利的代表參與此項盛事。需要說明的是，1942年，溫斯特和帕西瓦爾都先後投降了日本軍隊。他們，是真正的俘虜。

簽字結束之後，麥克阿瑟將5支簽字筆中的前兩支分別贈送給溫斯特和帕西瓦爾，請他們分享巨大的榮譽。至於剩下的，則交給英國軍事檔案館、西點軍校以及自己的夫人。尊重失敗者，承認他們做出的巨大貢獻，而不是以成敗論英雄，粗暴地對待偶爾的失誤，這是一種高度修養。中國歷史上歷來成王敗寇，勝利者驕橫萬分，失敗者身敗名裂。這恰恰是缺乏人性的做法。

任何偉大的事業，都需要無數人的共同努力。任何失敗，都是一枚別致的勳章。學會尊重失敗，給失敗者以體面和榮譽，體現出的是一種認識上的成熟和文明的高度。

奧運也是如此。



赤有可聞

吳翼民

天井和水井

蘇州多深宅大院。解放初統計，那種「七進」以上的深宅大院多達三百餘處，現在還留存多少？大概不容樂觀。好在政府日益重視，進行了搶救性的修理，並通過多種渠道，包括引進民資，使許多深宅大院得以頤養天年了。

深宅大院除了廳堂多、房間多、夾廂多、廊廡（包括備弄）多，那就是天井多了。天井是連接廳堂、房間、夾廂和廊廡的空間，因廳堂等建築大小各異，天井也形狀大小各異，有的天井既深亦小，叫做「蟹眼天井」，跟蟹的眼睛一般，多麼的靈動形象。偏偏在蟹眼天井裡還栽一枝芭蕉或一叢天竺，芭蕉葉肥，天竺子紅，點綴得「蟹眼天井」煞是標致。

不唯深宅大院多天井，尋常的蘇州民居亦多天井。我的老家是三進的尋常民宅，也闢有三個天井呢。因有樓屋，天井也顯得高深，真像井一般。最能體現其高深的是逢到夏季，總有誤闖進的蜻蜓繞着天井的圍牆兜圈子，一匝一匝的繞飛，要飛許久才能衝天而遁。這時，我總會飛快登上樓屋，推開窗子，用竹竿繫着紙袋去套牠，偶有新獲，會興奮上老半天。我通常將蜻蜓放在蚊帳裡，希望牠做我的「獵鷹」，捕蠅蚊帳裡的蚊子，但蜻蜓養不長，很快就一命嗚呼了。

天井的最大好處是夏天納涼。因其高深，白天的日照時間不長，只是中午時分被陽光暴曬一下。也好啊，正可讓烈日烤熱了盛於鉛桶中的井水哩，這水用於午後沐浴恰好處。用現在的眼光看，就是利用太陽能，低碳綠色環保嘛。還有在七七「篤巧」日，利用天井正午的陽光把一碗「鴛鴦水」（半是井水半是河水）曬熱了，增大了水的比重，增密了水的表面張力，（這是後來讀了物理才懂得的）於是「篤巧」時繡花針就浮於水面。日光照射，針的投影竟然各異，有如算盤、有如蠟燭、有如毛筆、有如棒槌的，就預兆着參與「篤巧」孩子將來有否出息。我好像總是「棒槌」的

命，應了我那時生性調皮，常被母親用棒槌「吃生活」（打屁股）的情景。傍晚，天井就是全家納涼的好去處了。天井露天而不在外，用不着到巷子裡拋頭露面。夏天的人們穿得單薄，如果打赤膊穿短褲到大門外乘涼就很不雅觀了。好在蘇州人家大多有天井，正可避免了那樣的窘境。

在天井納涼不得井水。須預先灑灑幾桶井水，趕走了地皮上的暑熱。如鑿桶相配一般，蘇州人家的天井裡通常都鑿有一眼水井的。如我的老家，三隻天井，最後一隻天井就鑿有一眼水井。這眼水井連着廚房和柴房，是沒有自來水年代全家賴以生存的水源。或云，蘇州不是「人家盡枕河」麼？但河水畢竟不衛生，淘米洗菜尚可，（有時淘米洗菜也不宜了，因河裡攪亂扔雜物太多，甚至有人選刷馬桶）要烹茶煮飯就非得靠井水不可了。

井水最大的優良是冬暖夏涼，夏天可頂了現在冰箱的部分功用呢，如澆地驅炎熱，可以聽到井水澆到水井的卵石地上，一陣陣的「老誥命」「噹啞」之寶，看到地上騰起的熱氣；還有，就是「冰鎮西瓜」。那是上塊石頭，用繩子繫着，沉到井裡，到下午取出西瓜，那西瓜真是「冰清玉潔」，冰涼可口啊。有時，井裡掛的西瓜太多，容易搞錯。搞錯也無妨的，都是叔伯兄弟自家人，瓜的好孬大小所差無幾，絕不會引起矛盾。我的父輩們都把西瓜挖出來孝敬了老祖母哩。

西瓜吃罷，我等孩子就收拾殘局，倘若西瓜皮脆，就丟去外層和內層，腌來吃，炒炒毛豆最宜；西瓜子都是要淘洗乾淨後曬乾儲存，等到中秋節炒來吃的。我每次淘洗瓜子的時候，故意在天井的角落撒上一把，瓜子很快就會吐芽長莖，豆芽似的一片，細嫩綠綠，很具觀賞性。我會看着那一片嫩綠遐想聯翩，——哈，那不是一片「原始森林」？下面爬行的螞蟻不成了「原始森林」裡的「野獸」？老家的天井和水井永久的具有魅力！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宋樹桐

碌卡

7月書展期間，不斷在會展場內遇見朋友。他們有的是傳媒從業員、有的在書店工作，更多的是我那那些骨灰級書友。期間遇見的一位朋友一直拉我到某書店攤位，請我幫他「碌卡」，因為他是個虔誠的「無信用卡主義者」，可是在書展見到心頭好，碰巧現金又有些不夠，於是便由我這路人「拔卡相助」。說起來，我的「卡齡」大概有十五年，至今已達沒有信用卡活不下去的地步。即使不是經常在外購物吃飯，我實在很難想像要是沒有信用卡作為自動轉賬、繳費增值、網上訂票等，生活上得多花多少時間來處理這些瑣事。

「碌卡」其實是香港地道語，專指信用付款時刷卡的那個「過機」動作，與書面語裡的「刷卡」，屬同一動賓結構的語彙。在我的記憶中，信用卡大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開始平民化，如今甚至發展為「一人每有廿幾張卡」的癡狂普及程度。當「碌卡」成為香港人生活不可以或缺的一部分，把「碌卡」入詞的流行歌曲便誕生了，今回就有陳詠謙為陳奕迅所寫的新作《碌卡》——「珍惜親戚老友與舊同學 即管千方百計策動娛樂彼此飲飽吃醉 看着榮華東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講親疏真假你我那樣量度實面撐腰接濟兌現承諾炒股供樓世界過分涼薄 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幫」。

《碌卡》首段，陳詠謙筆下的「碌卡」，已超越了飲飽食醉後的埋單找數動作，而是寫出了飯局歡聚酒過三巡場面中暗暗流動的人情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拉關係。在廣東俗語中，「碌卡」除了真正指「用信用卡付款」，同時也指親友之間常常「打人情牌」的習慣。飯聚最終目的，都不外乎是要套交情攀關係，故謂「伸出手板 眨眼的我想你幫」。《碌卡》藉着廣東俗語一詞兩解的奧妙，活現了靠關係得到幫忙，或請人出面去拿取好處的赤裸現實。不過，有趣的是，信用卡的賬單固然要付（香港俗稱之為「卡數」），「碌卡」

背後的人情債，其實也是要還的——

「人人負債 輕輕鬆鬆的欠下人情債 嘻嘻哈哈花信用何其愉快 位位手執一副牌 靠友誼之光放大 碌卡 要抱住最大期望 碌卡 越切越流汗 碌卡 過兩日我就還 還完又係老友鬼鬼 碌卡（無內疚）要抱住最大期望 碌卡（無自責）越切越流汗 碌卡（零利率）過兩日我就還 還完又係你個死黨 碌卡 新舊擺酒送我貴重財物 開張剪綵 替我叫大人物 升職加薪 教我 約會尤物 急需幫手 可獻金也可獻身」。

真正因為信用卡原是一種延後付款的信貸服務，「碌卡」必然牽涉到「信用」和「額度」，一切落實到人情的時候，所隱含便是「界面」和「義氣」，回報時就是「還人情」。當「碌卡」太多或身受太多人情時，即使「無內疚」、「無自責」、「零利率」，到頭來在適當時候也得還一還，「可獻金也可獻身」。這其實有點像中國古諺裡的「來而不往非禮也」，並強調「還完又係你個死黨」、「還完又係老友鬼鬼」。不過「碌卡」一詞，最後更具穿透的說破了表面上「好善數」、「可以「還啲界錢」的信用卡制度，始終是一種惡性循環——「碌卡一身卡數 無壞繼續... 碌卡過兩日 我實還 還完味又見我狂吠碌」。

這樣看來，書展當天我「拔卡相助」，我朋友原是雙重的「碌卡」。不過「無信用卡主義者」在「卡奴」遍地的當代社會，這點抗戰還是蠻有意思的。我另有朋友連付款聰明卡「八達通」亦拒絕使用，說是對於八達通公司偷偷對外販賣客戶資料的無聲抗議。當「碌卡」、「碌人情卡」皆是無堅不摧的常態，又人人「手執一副牌」的時候，說不定我們更需要的是這些「無卡者」的堅持，更需要這種對主流生活的反思，我們也別忘了要欣賞別人保有「與眾不同」的可貴的精神。碌，對了，忘了問愛「碌卡」的你，你今日碌咗卡未呀？